

4

甲贺问答

池波正太郎 / 著
冯帆 / 译

真田 太平记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冯帆译

真田太平记 ◆ 甲贺问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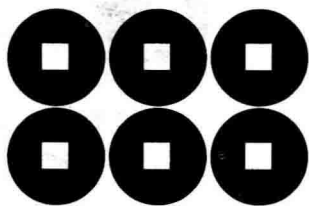
北京汉阅读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
七曜文库

池波正太郎

IKENAMI SHOTARO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章 甲賀問答

第壹话

此人在甲贺的权贵中赫赫有名，是甲贺忍者的
首脑人物，现依附德川家康，是德川家谍报网
的关键。

铃木右近从上州沼田城失踪的同日，有个身影从京都经由山科地区，沿琵琶湖南岸东进。

这样一个足以滴水成冰的黑夜里面，纵然只是相距三米，人们都很难看清此人面目，只知道他步履矫健，两脚生风。

说是走路，但他速度超常。倘是白日里看到他的样子，人们定会大吃一惊，怀疑此人是否有何魔力。

当他对面走来时，你根本不会察觉那惊人的速度，紧跟着便会瞧见他“呼”一下来到眼前，继而从身畔消失。

而一旦人们回头张望，就更会惊骇至极——他的身影瞬间就看不见了，好像从未出现似的。倘若这惊骇只是讶异其惊人的奔跑速度，倒可另当别论，可无论怎样看，他都不像是在奔跑。

他的手脚和身体并没有来回摆动，而是呈现出平稳、缓慢的走路姿态。但这丝毫不能阻挡他飞快行进的速度。关键时刻，他具备日行五十里的脚力。

不用说，他当然不是普通人。

天正十九年年底的黑夜，会如此匆匆行走的路人怕是只有这名男子了吧？

他的穿着固然跟一般农民无甚区别，却不像别人那样提着灯笼，而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快而准地辨认脚下道路，就好像走在自家庭院似的。

该男子取道草津，沿野洲川前往近江国的甲贺郡。

野洲川两岸重峦叠嶂，川水至三云地区分成横田川和杣川。男子沿横田川走向东海道，进了水口城的城下町。

大和守山中俊房的府邸就位于水口地区的柏木乡宇田村。此人在甲贺的权贵中赫赫有名，是甲贺忍者的首脑人物，现依附德川家康，是德川家谍报网的关键。此人同时担任伊势大神宫领地近江柏木乡的地方官和铃鹿山守护职务，其府邸的富丽堂皇自是情理之中。

从柏木乡的若宫八幡宫神社向南，通过杣川上架设的桥，迎面便可看到山中俊房府邸的大门。

府邸背后是近江最险峻的饭道山，它自古以来就是天台宗的三大修行道场之一。

府邸的面积，只要看看三町（约三百三十米）的石板围墙，便不难猜知一二。

府邸被深深的壕沟环绕，壕沟上铺有吊桥直通大门。宅子后面是饭道山，前面则是杣川，只要把吊桥一收，那当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历经多年战乱，在甲贺，以山中家为首的各方豪族之所以能安身立命，经由该府邸的布局便可见一斑。

从草津到甲贺山中的府邸大约七里的行程，那个男子不足两小时就到了。

他踏上杣川的桥，刚一来到府邸大门的前方，那吊桥便如同正恭候他的到来，瞬间落下。

而他则如早有所料一般，坦然伫立。

吊桥完全稳稳落定。他经由吊桥来到府邸门前，吊桥便又“嘎吱嘎吱”轻响着向上收起。

吊桥应该是府邸中人看到该男子向这边走来而实施的操作。整个过程在这黑暗中悄然进行着，而那男子对此根本不当回事。

府邸大门的一隅突然开了个小门，比起厚重、宽大的宅门，这小门仅容一人勉强通过。

男子没有惊慌失措，闪身钻了进去。

小门顷刻间便关上了。

突然，天空中有些雪花舞动。

下雪了。

被黑暗笼罩的府邸兀自没有半点动静。

进了大门，正对面没有玄关，只有土墙围裹着近五坪的空间。

屋内被分隔成几个区域，每个区域都由土墙、石墙、壕沟相隔，跟城郭的结构颇似。

他进了门，没有人出来迎接，亦没有人来跟他说话。

他游目四顾，仿佛对这里无限怀念。纵是黑暗之中，他都可清楚识别周围情况。因此，他不需要别人带路，自行沿着右边的土墙，踏上铺着石板的狭长通道，向前走去。

通道的尽头便是石墙。

就是说，这里是尽头了。可他全然不顾，继续向前走，直到被石墙卷了进去。就像是等着他的到来似的，石墙一角嵌着的板门打开。他从这儿穿了过去，迎面看到玄关。

和宏大、威严的府邸相比，玄关的布局竟和村内豪族的宅院如出一辙。

而且，这里又是空无一人。

来到这里，山中府邸的高度警戒就消失了。

他沿着玄关向前，用脚踩下右侧土墙下面隐藏的楔子。

土墙的一部分裂开了。他进到院内，土墙又立刻恢复原状。

他的身影横穿过院子，消失在土墙尽头。

看来，男子十分清楚该府邸的内部情况。

倘若丰臣秀吉看到了他，定会惊愕他竟然现身此地。因为，今天临近黄昏前，他还在京都聚乐第的秀吉身边。

该男子是谁，很清楚了——秀吉身边的御伽众之一，内匠山中长俊。

山中长俊不仅仅是御伽众，更暗中负责秀吉的谍报活动，深得秀吉信任。

因此，山中长俊对该府邸了如指掌自是不足为奇。

府邸的主人——大和守俊房——和长俊是堂兄弟的关系。

长俊少年时经常来此进出。后来，他告别了甲贺和堂兄俊房，带着几个部下独自闯荡江湖，此事前文曾有说明。

二十余年前，经由竹中半兵卫的引见，他追随了丰臣秀吉。

由此想来，大坂城北面、平野川岸边的长俊府邸，规模虽不如大和守的府邸，警戒程度却只怕不相上下。

第貳话

何谓忍者？就是精通忍术，不看对方的眉目、口型，仅凭借对方的额头、脑袋便可洞悉对方之表情、思虑的间谍。

山中长俊走至后院。

雪花犹如翩翩起舞的玉蝶，纷纷扬扬，不断飘落。

这里依旧堆积着去年的落叶，几乎没有人工清理的痕迹，一派荒芜之景。跟修整得尽善尽美的前院相比，真是大相径庭。

他来到后院一角的一棵银杏树下，单膝跪下。眼前是一面雪白的墙壁。这面墙壁是正房的一部分，呈现土墙仓库般的样式，从树丛环绕的正房一直伸向后院。

“兄长……”他开口叫道，“兄长，是小弟内匠！”

只听白墙后传来轻柔、温和的声音：“来啦？辛苦了！”

那话音如此真切，听来犹如对方就在山中长俊面前似的。

“我来迟了。”

“哪里话。”只见白墙的一角突然裂开，些许昏暗的灯光从里面透出。一位老者自内侧打开了白墙上嵌着的板门，“快进来吧。”

“打搅了……”

“不用客气。”

“是。”

山中长俊钻了进去，门立刻悄然合上。那里面的通道有一间宽。打开对面的板门，是个铺着地板的十坪房间。木材在硕大的地炉里熊熊燃烧，火苗冉冉，将屋内烤得暖洋洋的。

“许久不见了，内匠，别来无恙？”老者将长俊带到地炉边，无限感慨道，“你到底是回来了嘛。”

“是。”

“来，先……”老者把酒杯递给他，倒上白酒。

这老者便是大和守山中俊房。此人年龄不详，看似五六十岁，却让人不时觉得是一位三十来岁、情绪丰富的壮年男子。

他的面孔有些肥胖，润泽而又慈祥，简直和前任大和守一模一样。体形更是酷似前任。每当他现身甲贺的街道时，总会用兜帽半遮着面，以致前任大和守五年前以九十二岁的高龄去世之后，甲贺郡的人们对此皆不知情，都觉得他尚自活着。

“你到底是回来了嘛，其实我都不抱希望了呢。”

“嗯。”

“你到底是回来了嘛。”大和守又重复了一遍。

大和守秘密召见内匠长俊，而他积极响应，这对大和守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他不禁暗自窃喜。

前天，大坂府邸内的山中长俊接到丰臣秀吉“速来聚乐第”的命令，便带着五名随从骑马离开大坂，奔向京都。

山中大和守的密使就在半路上等候着他。该密使名唤杉坂重五郎，山中长俊知道他是大和守手下的忍者。

杉坂重五郎的年龄该有六十以上了。

内匠长俊一行路经伏见城时，重五郎以庄稼汉的姿态光明正大来到他的面前，以跪拜之姿拦住了去路。

见状，长俊的随从正欲喝问来者是谁，却被长俊挥手制止。

长俊对重五郎说道：“来吧。”便策马去了路边的树丛。

重五郎随后跟上，说道：“事出突然，当真抱歉。”

“久违了。”

“是啊，有二十年没见了吧。”

“嗯……那……那你……”

“您但说无妨。”

“且慢——你知道我今天要路过这里？”

杉坂重五郎不答，只是垂首伏地。

山中长俊不觉苦笑，决定不再追问，换话题道：“兄长可好？”

“承蒙您的问候，他身体尚佳。”

“哦，那就太好了。”

这句话说完，他们之间的谈话便停了下来。

两人四目相对，沉默不语，各自揣摩着对方的想法。

这两个老练的忍者不需要冗余的对话。

“重五郎……”

“在。”

“你依然是兄长的手下？”

“是的。”

“嗯……他想见我？”

“是的。”

“让我去甲贺？”

“嗯，冒犯了……”

“时间呢？”

“后天夜里。”

重五郎说，若非这个时间，大和守和长俊的会面就只好推迟。对山中大和守来说，和内匠长俊秘密见面无疑是目前最好的办法。所以他才要特意把二十年没见的堂弟喊回甲贺。

“您去吗？”

“这个嘛……”

“内匠大人……”

“你要我立刻答复？”

“冒犯您了。”

“唉……”

山中长俊的脸上忽掠过一丝愁容。它沿着长俊紧闭双眼的秃顶，爬满了额头周围。

杉坂重五郎注视着这一切，不禁暗暗赞叹：“好快啊！”

何谓忍者？就是精通忍术，不看对方的眉目、口型，仅凭借对方的额头、脑袋便可洞悉对方之表情、思虑的间谍。

杉坂重五郎忍不住想：“内匠大人一定是有所烦恼。”但他不知其详。况且，此事本就无需深究。

就两人的外表而言，年龄不相上下，而此时的山中长俊其实才刚刚五十。

第叁话

他只觉得秀吉是正被某种看不见的魔力操控，
被推动得不由自主要跃进无底深渊。

正当杉坂重五郎揣测山中长俊的想法之际，只听得长俊说道：“后天夜里，我暂不确定能否去甲贺。总之，如果我那天夜里没去的话，请转告兄长，别对在下抱希望了。”

长俊此刻无疑是推敲着大和守喊他去甲贺的意图，故而才会说别抱希望云云。换言之，他认定了山中大和守对他有所要求、期望。

“是。”杉坂重五郎稍施一礼，便退进树丛，消失不见。

山中长俊默默盘算。当他骑着心爱的骏马缓缓回到侍从们的面前之际，他的表情恢复了正常。

山中长俊到了聚乐第，像往常一样来到丰臣秀吉身畔交谈。丰臣秀吉把长俊听来的各大名的消息重新梳理，次日亦然。秀吉让御伽众长俊汇报之余，又综合侍臣们和奉行们的报告，下达指示。

出征日期的逐渐临近，使得秀吉异常忙碌。许是操劳过度、肝火太旺之故，他有些喜怒无常，刚刚犹自兴奋、大笑着，忽而便把家臣们狠狠斥责。

山中长俊只觉得秀吉近来仿佛变了个人。

故去的织田信长昔日常笑称秀吉是“猴子”、“秃鼠”，山中长俊对秀吉却另有一番印象。当年他初次拜谒丰臣秀吉之际，秀吉尚是织田信长旗下的一员武将，他是那样的英姿勃发，洋溢着亲切之感，拥有着难以形容的魅力，委实让人着迷。他脸庞虽小，双目却炯炯有神，嗓门洪亮，爽朗透彻，不带一丝忧郁。当时，山中长俊凭直觉确信：“若效命此人，定会获得荣耀和好运！”

小田原之战时，秀吉充分展现了其凛凛的威风。山中长俊被秀吉深深折服，甚至怀疑若真的追溯秀吉家族的血统，肯定不会是等闲之辈，绝不像世人所言……

如此一个英姿勃发的太阁殿下，现下到底是怎么了啊？

现下，秀吉独自品尝着出征前的忙碌和兴奋，双眼失去了光泽，布满血丝。

他经常向长俊诉苦：“夜里啊，睡不着，真是难受！”

虽然开战之前，秀吉常常自鸣得意，大有稳操胜券之势，但实际上，他的脸上诉说着一切。

他双目的形状仿佛有了变化。从旁看来，他左眼的眼角向下耷拉着，右眼的眼角却向上挑去。

而且，有变化的不仅仅是眼睛的形状。

无论怎样看，秀吉的脸部都像是彻底扭曲了。

山中长俊精通忍术，擅长观察相貌以判断其人命运吉凶。以他所见，秀吉目前的相貌中有种不祥之兆。这感觉攫住了山中长俊。

数月之前，长俊就察觉了这些。这次，他再度拜谒阔别甚久的丰臣秀吉时，竟再度确信了此事。

秀吉脸部的扭曲之势愈加重了。从出兵朝鲜到征战明朝，丰臣秀吉的鲁莽决策势必招致悲惨结果。

山中长俊对此确信无疑，从而愈发不安。他绞尽脑汁思索如何才能让殿下放弃出兵征战的想法。这次开战太鲁莽了，若能让秀吉打消这一错误念头，就再好不过。

长俊曾再三就出兵一事进谏秀吉：“望殿下暂且搁置……”

“别担心嘛，内匠。”

刚愎自用的秀吉对此一笑了之，完全没把长俊的话当回事。

正因如此，山中长俊才思来想去，倍感焦虑，但最后只有两个字盘绕脑海——徒劳。

他只觉得秀吉是正被某种看不见的魔力操控，被推动得不由自主跃进无底深渊。纵然如此，长俊亦打算去聚乐第的“御烧火之间”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向秀吉谏言。

哪知他尚未说完，秀吉便露出骇人的眼神，恶狠狠吼道：“哪有你插嘴的份儿！”

“啊？”长俊十分诧异。此前，秀吉从未粗暴训斥过他。

“退下。”

“啊……”

“我再不想见你了。退下！退下！”

长俊叠遭呵斥。他从未被秀吉如此这般接二连三呵斥。

秀吉真是判若两人。见状，长俊只好静静退出御烧火之间，回到聚乐第的住处换好装束，如风般奔出了门，奔向甲贺。